# 皇家惊世情梦

时间具我们很远，为不可知年代。我乃当今皇上，登基不久，年轻力盛，尚未成婚。

这天上完早朝，信步在御花院中游玩。只见远处有位典雅安祥、端庄秀丽的佳人在赏花。我走近一看才见是我

二婶贤淑夫人王小凤，今年三十岁。

我便上去答礼道：「婶婶有礼了！」

二婶忙回礼道：「皇侄有礼了。」

细一看才发现王小凤如此美丽，我也发觉我长大了。

晚上与贤淑夫人同进晚饭，之后二婶便回房休息了。

我如何睡得下，我便到她宫中支开丫鬟宫女，跺手跺脚的走到婶婶的床前，微闻酣声，我知她今晚喝了些酒，

不易醒来。

我悄悄钻到王小凤的床上，与她并肩而睡，然后轻摸二婶的乳房。王小凤的乳房微微凸起，娇嫩柔软，乳头高

高挺起，像颗葡萄似的。我下移到她的肚皮，渐渐摸到下边，把裤带松了，贤淑夫人哪里得醒。

褪下裤来，摸她胯间，感觉有些柔软细长的茸毛，两片软软的大阴唇。我把阳物弄得直挺挺的一根，从后面往

王小凤屁股里一插，进去了半截，我忍不住开始乱抽。王小凤猛醒，惊道：「是谁？是谁那么大胆！」？

她急忙推开身子，摸了一把，还挺硬着，一根鸡巴湿漉漉的。我忙道：「婶婶勿惊，是我！」王小凤一听，不

敢高叫：「是皇上呀！你怎么能如此奸你二婶呀！」我一把抱住她道：「婶婶如此美丽动人，我岂能不动心？今晚

定要和你做一回夫妻！」接着上下其手，摸她乳房胯间，捏她乳头。

王小凤受冷落已久，现被我的手挑逗出情欲，况且三十如虎、四十如狼，她羞道：「幸的皇上宠爱，妾愧不敢

当。」我道：「婶婶，我忍不住要来了！」趴在她身上，重新顶入，阴道里已有淫水，抽插甚易。王小凤分开双腿，

极尽奉承，口中娇声浪语，无般不叫。

二婶道：「皇上你躺下，让妾身来伺候你吧。」我便仰躺，一根鸡巴立得挺直无比，王小凤醉兴勃勃，淫心大

动，玉手扶正阴茎，玉臀下沉，直冲花心。口中发出一声「啊……」的长长的舒服呻吟。二婶往阴道内外左右的晃

动，百般迎凑。不一会便淫水直流，浸泡住了肉棒，越顶越滑。

王小凤觉美不可言，大叫道：「皇上哥哥有此本事，妾今生再也不愿离开你了！」说完便昏迷如醉了。

我第一次与大我许多的女人性交便碰上二婶这个得趣佳人，心中十分兴奋，便向上顶得更厉害了。？

王小凤不住地吻着我的脸，玉手不断在我胸前游走。然后我与她双双侧卧，她将一条腿压在我身上，我斜分其

股，恣意轻薄，在王小凤婶婶的阴户中左右捣动，她爽美异常，透明的粘液从阴道口溢出，把大腿间弄得粘糊糊的。

二婶道：「求你歇一歇吧！」我见她声声讨饶，便拔出湿淋淋的阴茎，休息一下。

我在她两个乳房上来回抚摩，只觉柔软无比，简直爱不释手。乳头在我爱抚下早已勃起壮大，我压在她身上，

握住粘糊糊的阴茎对准阴门，一下子顶入，更把王小凤双腿分开，紧抽乱送。王小凤浑身酥麻，四肢软不能抬，一

味任我恣意淫弄罢了。

我次次顶到她子宫深处，二婶心中美满、两目难开，腰软头昏，淫流四溢。想不到这样一个久经\*\*战场的

美人，竟被我这个初出道的小子搞得死去活来。

一高兴，那浓浓滚烫的精液一下子射入王小凤的子宫里去了。

我无力地趴在她身上道：「二婶，我的童子身被你破了！」她「嗤」的一笑道：「皇上，想不到你的第一次便

如此厉害，今后不知道会有多少女人栽在你手里，我真是爱死你了，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呀！」我爱恋的看着她道：

「不会，永远不会，我要你天天吃我的精液！」？

王小凤脸一下子红了，羞道：「你好下流哟，我不理你了！」想不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又有了性欲，于是

我重新压在她身上，开始了新的云雨……第二天，初嚐性滋味的我便召见了宫中教音律的女官李文妃。李文妃年约

二十五岁，天姿国色。行过礼后，她取过一枝紫竹，轻吐朱唇，吹起《梅花三弄》来，宫人持牙板相随，真是引凤

招凰，凝云度曲。随后送果送膳，文妃又曲身弹琴，我不知不觉走过去，她也细腰偎近。

月色正中，宫女知趣，俱不敢进来。我早把李文妃纱衣解开，再宣开肚兜，露出雪白的肌肤，两团丰满的玉乳。

我一把搂住，手按在肉球上捏揉，分开文妃的玉胯，便举肉棒顶入。

李文妃还是处女，玉门紧窄，忙大叫道：「皇上，好痛呀！我下面似要裂开了，饶了我吧！！」我看到如此美

人在我身下求饶，心中升起了一股虐待感，不顾她哀痛告饶，在她紧窄的阴道中姿情抽送。她双脚乱蹬，我双手猛

捏文妃的双乳，捏得五指深陷入乳房肌肉中，弄得她奶子通红。

把李文妃弄得晕了半日方泄，拔出一看，阴茎上沾满了丝丝血迹。不错，昨天搞了一个三十美人，今天又搞了

一个如花处女。不过我不太满意她的表现，也不管她是刚落红的处女，便强行喂她吃了春药。？

不久药性发作，李文妃兴动了，主动跪在我面前道：「皇上，让妾给你含含吧。」我高兴地说：「好！看你表

现！」才是处女的文妃便摸住我粘糊糊、带有血迹的阳物，先用手捏，再用口吮。

股股热气冲向龟头，嫩舌也刺激着我的龟头尿孔，我的鸡巴又硬了起来。

文妃趴在我身上，把那阳具扶正，便坐了下去。她只觉一根火热的铁棒插入阴中，烫得她「嘘」的一声。遂乱

摇乱捣，兴不可阻。淫水乱溢，浸湿了她的两片褐色、长满黑毛的大阴唇，也弄湿了我的阴毛和小腹。

我起身按她在床，把她两腿抬起，对着鲜红湿润的阴户耸去……然后亲嘴咂舌，一片响声，我摸奶头、捏花心，

顶子宫。文妃不顾自己是处女之身，淫心大动，搂着我，双腿一盘，方便阴户与我更接近。我小腹撞击文妃胯间发

出「啪！啪！」之声，她腿间粘液也溅得我到处都是……事后，文妃媚眼微张，偎在我怀里道：「多谢皇上宠爱，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我摸着她光滑的玉背道：「文妃乖乖，你是我玩的第一个处女，我不会忘记你的，以后

有谁敢欺负你，你不要怕，告诉我，我为你作主。」说着，手移到她的腿间。

她眉头微皱，似很痛苦的样子，我爱怜的说：「你休息一下吧，等你好了我们再玩！」说完，起身穿衣服，文

妃想起身伺候我，无奈被我玩得全身酥软，四肢无力，起不了身。？

我便到三婶贤惠夫人汪永芳的宫中玩耍。三婶汪永芳，二十八岁，长得花样妖娆柳样亲，眼波一顾满眶秋。青

年丧夫，与丈夫的小妹陶虹公主相伴，见我来到，急与小妹出来迎接。

这公主二十二岁，娇艳娉婷，闭月羞花多丰韵，眼睛大大，给人一股英气。

三婶叫人摆上酒席。我居其中，三婶在左，公主在右，丫头梦霞在旁斟酒。

三婶酒量正好一杯，因高兴喝了两杯，道：「皇侄慢用，我醉了。」我又斟了一杯道：「婶婶，再请一杯。」

贤惠夫人无奈含了一口道：「我实在是喝不下了。」我挑逗道：「如果婶婶不喝，我只有将你的这杯残酒喝了！」

三婶汪永芳正欲放下，听我一说，恐残酒被我吃了，便一饮而尽，脸顿时红了起来。

夜已深沉，我便在汪永芳宫中住下来。

半夜，三婶起来看我被子盖好了没有，在她眼中我仍是没长大的孩子。谁知到了我房，才见我赤身仰躺，那阴

茎粗壮巨大，向上直挺挺的立着。她看着我那巨大的阴茎，心中一动火便按捺不住，想：「侄婶通奸，自古有之，

他那儿那么粗大，真是爱死人了！与他偷一偷，料也没人知晓。」又想：「一旦他醒来，叫我怎么做人呢？」只因

汪永芳是醉的，又想：「他睡熟之人，哪里知道，我自己上去弄，有何不可？」？

汪永芳是久旷之人，见了我的阴茎早已心痒痒，又加上喝了不少酒，一时情动，不顾羞耻，褪去衣服，跨在我

身上。一对大奶摇摇欲坠，阴阜上一大片长长的阴毛，阴唇肥满高耸，像似馒头中间开了一道缝。

粗大的龟头被高耸的阴唇吞没。汪永芳是生育过的，里面宽大，不似王小凤与文妃那样紧。汪永芳正半闭着媚

眼，蹲在我身上，肥臀颤动，次次顶到花心，圆乳上下起落好像蹦跳，粘糊糊的透明液体直冲龟头，顺着肉棒流下

来。

她高潮来了，软瘫在我身上，我欲火正旺，哪里能停？便不再装睡，翻身压她在身下。

汪永芳一愣：「……」她惊道：「皇上你醒啦？你不怪我？」我笑道：「爱你还来不及，怎会怪你？」说完将

舌头伸入她口中，她玉牙轻咬，并且一口一口吞下我的口水，正是：

口内甜津糖伴蜜，乳房紧贴漆投胶，两腿上肩如获藕，高耸阴户似蜜桃。

也不管金钗斜鎏，忙扯过凤枕横腰。

笑微微俊眼含情，热急急百般乱叫。

数却千金骨，赢将一身骚。

我性欲极强，三婶阴道又不甚紧，淫水又多，令屄中甚滑，抽顶并不很有快感，好在她阴道甚短，次次顶到花

心。这一番狠插，把汪永芳弄得半死。直至五更，还不住手。？

三婶不依的说：「你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再猛顶几下，便射了精。温存片刻，怕被人发现，三婶便回房去了。

次日，三婶因昨晚太累不能早起。我与公主吟诗作对，后又弹琴。梦霞在旁伺候，她性格幽闲，态度清雅，我

高兴起来换上《阳春怨》，如痴如醉，如怨如慕。那陶虹听得琴中之意，引动了芳心，恨不得身长两翅，飞过琴边，

无奈身旁有人。

我在花园游走，恰见梦霞。她施礼道：「皇上，有话相商，乞于密处。」我便与她至一密处。

她将表妹对我的爱慕之情一一道来。我是十分的兴奋。她笑曰：「我若将小姐游说得她来就你，你将如何谢我？」

我笑道：「若得如此，我就把我的身子拿来谢你！」梦霞道：「只怕你有后宫佳丽三千，无处分身。」我见她肌如

白雪脸似夭桃，两目含秋，双眉如翠，哪里肯放她：「难得小娘子到这个寂静处来，望企开恩。」梦霞含羞道：「

我是媒人，岂可如此？」

我道：「岂不闻含花女做媒，自身难保吗？」一把将她抱住。

梦霞再三推阻：「叫起来，看你如何？」

我笑道：「你叫起来，我就插进去！」

梦霞自知难免，况见我风流，又是天子，已自动火。我脱下衣服，她的玉体全露，星目乜斜，娇声低唤。我轻

吻着她，摸她胯间，油黑硬长的阴毛掩盖着两片富有弹性的阴唇，在湿润玉液的浸湿下，油滑坚挺、又热又湿。？

我仔细欣赏着梦霞：她身材娇小玲珑，阴毛丛生。丰满的乳房上两颗褐色明显勃立的圆大奶头，股间有一些肛

毛。

我的手指在那阴蒂上轻轻扣弄着，使它勃起，火热的舌头早已深入梦霞的口中与她湿滑的舌头交欢。下体铁棒

顶着丰满的腹下，在那迷人阴户上摩擦。我又伸出舌头不停舔吮那褐色挺立的奶头，用口含着玉乳。梦霞只觉有根

火热的柱型物体顶住自己的私处，即舒服，又难过。

我把胀得发亮的阳具塞入梦霞的阴户中，便觉被火烫嫩软包围着、紧握着，好不舒服。

梦霞痛苦的呻吟道：「哎呀，好痛啊……涨死我了！」她只觉下体火辣辣的痛，肉棒似将阴道涨裂一般。她咬

紧牙关，皱着眉头，显得无限痛楚。

正是：「云犹雨腻，蝶舞蜂狂。一个风情蕴籍，一个雨意徜徉，一个攘花采蜜，一个窃玉偷香。」梦霞渐入佳

境，下体阵阵酥麻闯入心扉，不自觉的摆动起来。我仍慢慢地顶抽，只见梦霞自动将热湿的玉户凑上，抵得紧紧的。

蛋清般的透明粘液和着处女腥红流出来，我也加快抽送。

我从她的香唇上移开，沿着她那匀称的脸庞一路吻了下来，慢慢地移动着；当我的吻移到她的胸脯时，便把我

的手滑向她的胸部，狂烈地罩住她那高隆的乳房，开始逗惹地前后推移，手指也在她挺硬如花生米的乳头上揉捏不

已；我更是吐出了舌头，细细地舔着她另一边的乳头。由于两边的乳头皆受到敏感地爱抚，梦霞已兴奋到了极点，

不断地发出了「哼哼唉唉」的浪叫声。？

我和梦霞精赤条条地纠缠在一起，我的肉棒在梦霞紧紧的肉洞里上上下下，拼命地抽插着，我的臀部也随着抽

插的动作而一上一下地蠕动着，双手五指紧紧罩住她的乳房，口中不断喘着气。而梦霞的娇躯也随着上下蠕动，两

手紧紧抱住我，仰着头，紧闭着双眼，如痴如醉地呻吟着。

她的乳房很有弹性，比汪永芳强多了，毕竟是少女。阴道壁的肉皱比汪永芳的要多得多，抽送更有快感。

她媚眼如丝，粉脸泛红，这一娇态，使我更加勃大，把她玉腿拉向自己的腰间，让龟头在洞中转动。每当龟头

触及阴蒂时，梦霞便浑身一抖，逗得她全身发痒，淫水直流，她迫不及待的将屁股向上迎送……我见状猛地伸直上

身，将鸡巴深深用力一戳，直通子宫。那鲜嫩窄小的阴道被塞得满满的，抽送之间，淫水沿着阳具流了出来。

梦霞如腾云驾雾一般，骨里的舒畅、无穷的骚痒，使她不住的把屁股扭动，粗大的阳具一进一出，风起云飘，

只听见口里哼哼不停，洞中吱吱不歇。

快感袭来，又令她双眼翻白，上下牙根紧咬在下唇上，脸上嫩肉在战抖着。

大叫道：「不好了，我要死了！」说完梦霞便喷出淫水。

此时我的龟头暴涨，深插在梦霞的屄中，坚挺如铁，紧抵在子宫上，子宫不断的收缩，龟头也随之跳动，它们

配合得天衣无缝。我一时收受不住，顿时一泄如注。？

过了一会，梦霞掠了掠凌乱的头发，然后含羞的说：「皇上，今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今后你……」我笑曰：「

我会比以前更加爱你，直至永远！」撒了一会娇，各自穿衣，梦霞一拐一拐的回去了。

且说陶虹想起今晚便可以和我私会，不由得心摇神荡，春上眉梢。她暗想：「说皇上无情，那一种温柔言语，

却教人想煞。前日缠绵之际，我恍惚触着那东西，也吓了一跳。」一阵胡思乱想中，突然见梦霞一拐一拐地回来，

忙问缘由。梦霞一一道来，公主羞道：「谁似你这般登门觅汉，惯品雄伟之玉箫？」梦霞还道：「你尚未见他，便

知雄伟玉箫好品耶？今晚见之如何？」虹妹不语。我苦苦等到晚上，见表妹飘然而至，大喜。上前抱住，便把

舌头伸入她的口中，她也生疏的用舌头回应我。

我见她脸上红将起来，我便要求欢会：「乖乖，来，趁今日无人，我俩效那于飞，不可推却！」陶虹不肯道：

「恐有人来，不可如此。」我强把她拦腰抱在床上，她欲反抗，被我用强扯下小衣。

「眼朦胧而纤手牢勾，腰闪烁而灵犀紧凑。觉芳兴之甚浓，识春风之正灼。弱体难禁，将取番开桃浪。」？

我爱抚着虹妹的处女乳房，那乳房坚实有核，粉红色的乳头已经硬硬勃起。

我用舌头舔她乳头，乳头被我舔得湿湿的，看上去颜色更浓了。

我和陶虹嘴对嘴，用舌头把口水送入她口中，陶虹默默的承受着我的轻薄。

我伸手摸她腹下，只觉毛茸茸的一片，不觉大惊：「虹妹如此美丽，怎么下体如此多毛？」便弯下身来仔细查

看。

油亮硬长的鬈毛，包着胯间，被高耸的大阴唇一分为二。分开阴唇，看见厚厚的小阴唇和红润湿漉阴道小孔，

红通通的，不愧是少女的家伙！阴毛延伸至肛门，肛门周围长着一些茸茸的肛毛。

我不能自己了，下身对着阴孔，猛地全顶进去，顿被烫热紧握。虹妹猛地抱住我，不由自主的叫了一声「啊」，

颇有些荡气回肠的感觉。

陶虹只觉自己阴中又烫又涨，抽动一次便全身战抖一次，好不痛快。而我对着如此美貌如花的处女，淫兴大动，

不时舔她玉颈，双手按在双乳上来回搓捏，下面一根铁棒急急抽送，龟头刮着窄小的玉户……陶虹屄中并无多少淫

水，使我有点痛，但也增加了快感，抽送了不一会，便一股浓精射入她的体内……（第四集）？

两人休息了一会，我受不住陶虹裸体的诱惑，再次求欢，陶虹却说：「但得情长，不再取色！」我道：「不是

贪淫，但若无欢好，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情谊呀！」阳台重赴，愈觉情浓，无限欢趣。正是：

两两夫妇，共入销金之帐；得趣佳人，久旷花间乐事。

多情浪子，重温被底春情。

鲈鱼得水，活泼泼如莲根；

孤雁停飞，把独木桥尽情独占，娇滴滴几转秋波，美甘甘一团津唾。

这次陶虹得到了一些快感。待她入睡了以后，我便去洗掉阳具上的血迹。到了浴室，见梦霞刚刚浴过，如出水

芙蓉，便推她在椅上，从裤裆里掏出湿漉漉的阳物，梦霞也不推辞，一把抓住那话儿，手指抚摸着带血的红龟头，

然后用力握住阳具中部。

我吻梦霞玉颈，她便将头后仰，微微喘息。她自己分开双股，我就去摸那阴毛丛生的玉户，再将食指插入那湿

润的小孔中。梦霞无比舒服，轻轻呻吟，开始扭动腰部，手也不断抚弄阳物。

我又用手指拨弄那两片鲜红湿润的小阴唇，热乎乎的粘液从孔中流出。梦霞道：「不要玩了，快肏我吧！屄中

好痒哩！」我大喜，又用手戳戳梦霞的褐色肛门，之后便挺起阳具插入，感觉被热乎乎的柔软非常的器官包住，使

我不能不动起来。抽送十分有趣，阴中十分润滑。？

梦霞骚兴发了，也不管椅子「吱吱」作响，把我抱紧了，在下凑将起来。我十分动火，努力淫媾，阴中龟头更

加涨大，睾丸次次撞击到梦霞的会阴及肛门，刺激的她淫水直流，粘湿了睾丸及她的屁股。

我双手又捧起她雪白柔软的玉臀，使她阴户更与我紧凑。抽送不多时，由于梦霞的阴户实在太紧，便丢了。

我抱着梦霞坐在膝上，轻抚她柔软的乳房，又扭拧她奶头。她的奶头本来光滑，被我一捏，起了许多褶皱，勃

起于乳峰上了。

当晚休息不表……

第二日，回到宫中处理朝廷大事，无意中得知战死沙场的周将军之妻十分美貌，便去她家。名义上是探望，实

际上嘛……呵呵呵！

见我来到，周府上下一片喜悦。酒席间见那寡妇陈红果然动人，秋水盈盈双眼，春山淡淡双娥。春似樱桃红绽，

乌丝巧挽云螺，不过二十四岁，看得我胯间热气腾腾……她的表妹李月华也十分标致，酒席间眼角传情，见陈红十

分有意。酒过三巡后，许思敏不胜酒力先行告退，陈红识趣的散去丫鬟，这时酒席间只有我们两人了。看那陈夫人，

见她微微笑眼，脸带微红，欲火再也控制不住了，我阳物顶着裤裆走了过去。

坐下来捧过陈红的俏脸来，陈红抱着我，吐出嫩舌亲了一下，我忙吸啜她的舌尖，狠命吮了一吮道：「不想你

这般有趣，今夜定要与你欢好一会，你的丈夫可真薄命呀！」？

陈红娇羞道：「妾是你的，你想如何就如何！」我搂住她推在凳上，掀起裙子，把贴身内裤扯下一半，露出毛

茸茸的高耸玉户，用手一摸，好家伙！胯间全是杂乱无章的长毛，连肛门也掩盖了。小腹下便是密密麻麻的鬈毛，

呈倒三角形。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毛的美丽夫人，喜道：「好一个成熟的女人！」便掏出早已硬得发痛的阳具向

那毛茸茸的裂缝顶去……正是：「色胆包天，不顾隔墙有耳。玉心似火，那管隙户人窥。初似渴龙喷井，后如饿虎

擒羊。啧啧有声，铁汉听时心也乱，嘘嘘微声，泥神看处也销魂。紧紧相偎难罢手，轻轻耳旁俏声高。」陈红自成

亲以来，不知此事这般有趣。我见她识趣，放出力气，两个时辰方才住手。陈宏喜道：「我不想此事如此有趣，今

朝方嚐得这般滋味，但愿常聚才好。」我俩到了她的卧室，搂坐在一堆调得火热。只见：「雨拔云撩，重新蓝桥之

会。月约星期，幸逢巫楚之缘。一个年少壮汉，初遇佳人，好似投胶在漆；一个青春荡妇，喜逢情种，浑入伴蜜于

糖。也不尝欺香翠幌；也不管挣断罗裳。」刚才没有脱下她的衣服，这时我才有机会脱下她的小衣。她胸前两个硕

大的奶子，丰满圆润的肥臀，尤其是那双修长粗圆的大腿使我心跳！那雪白、柔软、香喷喷的胸脯上镶着的那两个

圆鼓鼓的大奶子，实在是太可爱了！我的双手按在陈红的奶子上，都无法掩盖大奶的全部。那胸前的奶沟，在我双

手的捏揉下，一会儿深，一会儿浅。？

我的手指深陷于她的双奶上，软绵绵的乳房从我指间绽出肌肉。

两颗葡萄那么大的黑色奶头早已高耸勃起，乳晕上起了许多褶皱，奶头上也有了皱褶。

她伸手握住了我的阳物，引导进了玉户。陈红胯间的阴毛磨擦着我的小腹、大腿内侧和睾丸。

正是：「雨将云兵起战场，花营锦阵步旗枪。手忙脚乱高低敌，舌剑唇枪吞吐忙。」陈红叫道：「好一根雄伟

的鸡巴，妾快乐死了！」我一边抽送，一边捏她双奶，一双豪乳被捏得通红，巍颠颠的晃着。我咬住那颗葡萄似的

大奶头，轻轻用舌头顶在牙齿上打转。我下面猛冲，陈红的淫水被我带出，浸湿了两边的阴毛。我又张开嘴含住半

个奶峰，用力一吸，陈红顿一痉挛，浑身轻抖。

陈红觉妙不可言，遂挺起肥臀向上乱耸，差点把我阳物折断，我忙捧起她肥臀，直抵花心。

她猛吞口水，长发凌乱，大叫道：「亲亲，我今生爱死你了。」收手死命将我往她胸前按，我索性含住柔软的

大奶，直至咽喉，一团软肉全在嘴中，那种兴奋不能言表，我恨不能将她豪乳尽吞肚中。她一声大叫，淫水直冲龟

头，我也用力猛插。

「叽……叽……」淫水溢出，流满阴户，流向肥臀，流过床单……？

热热的淫水浸泡着阳具，我不由得精关一失，一股热精直射陈红久旷的阴道深处……两人欢乐之极，我温

存道：「你那表妹十分美丽，我必和她弄上一弄，才遂我意。」陈红摸着我的阳具道：「皇上能临幸她，是她福份。

不如今晚趁她醉了，弄她一弄吧！」我笑道：「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妇人，我定不会薄待你！」陈红听了连忙谢恩，

我又和陈红温存一番不表。

【完】